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佳話 卷八附錄 《於祠祈夢顯應事跡》

張元洲，名翰。未第時，祈夢於祠下。夢公虛左席以待。少頃，命吏持大書一部與之。張辭出，至角道上，忽見一杖，自天而降，遂覺。其年連捷。後累官至吏部尚書，年八旬，朝廷存問賜杖。始悟夢吏持書一部者，官至吏部尚書也；從天降杖者，賜杖之驗也。姚行人未第時，祈兆於墳。夢公曰：「汝是當今第七個惡人。」令左右剗去其心。姚驚覺，思曰：「此非吉兆，想吾心不誠故也。」遂齋戒三日，再求一夢，以定前程。是夜，復夢公曰：「汝這第七個惡人又來了。」急令人再剗去其心。姚復驚醒。自思平日毫無罪過，何得有此惡夢？乃歎曰：「吾非但功名不成，他日必得心疾而亡。」其年鄉試，中第七名亞魁，會試又中第七，始悟二次惡字。去心，乃亞字也。其隱微若此。

陸參政未達時祈夢。夢公曰：「汝來大參我也。」陸訴以求問功名之事。公曰：「汝到頭萬事總成空耳。」既覺，心中不樂。後登科甲，官至參政。致仕歸，乃語人曰：「吾鄉場遇『空』字三號，得中，會場又遇『空』字七號，中。今官參政，豈非神驗乎！」

有一秀士陳之俊，因問前程，往求神夢。公曰：「汝之前程，問張天官即知。」遂往拜張宦，述于公托夢之言，求張先生說句好識。張天官云：「兄之前程，太學生便了。」奈屢試不中，援例北雍，後以積分監貢，作江西令。始悟「太學生」由監生出身也。

黃秀才因鄉試祈夢。夢公云：「取汝者，乃狀元也。」其年典試官果狀元孫繼皋，私心甚喜，親友知者無不預賀。及放榜不中，黃心悒悒，思夢不靈。下科乃李會元典試，黃竟以為無望，誰知中式本房，乃翁青陽也，青陽時就教職，聘同考試。明年，翁殿鼎甲。黃始悟公狀元取中之驗。聞之於翁，皆欽神異。

鄭長史，號梅庵。為科舉祈夢。夢公曰：「汝來正好。吾一部『通鑑』與汝掌管。」覺來思之，今科後場題目，必出「通鑑」，遂留心「通鑑」。及入試，二三場皆非鑿題。雖中式，鄭亦不知何因。屢上禮闈不第，只得就職，後升王府長史。回籍，始明公命掌「通鑑」者，長史之驗也。

楊鹽台未第時，寓西湖，祈夢祠下。夢公令人導引而進，敘語久之。臨別曰：「與子日後鹽台再會。」及登第後，至癸丑年，欽差浙江巡鹽。一到，即往謁詞致祭。滿任時，捐資修整祠宇，並廡廊之下皆立房榻，便人祈臥。李旻因葬親，堪輿許以應子必貴。複語李曰：「近聞於墳祈夢甚驗，何不為令郎一祈？」因夢一人遞與一管長大等子，又用黃條一條繫其腰。及覺，以所夢告堪輿曰：「我半世營生，望子成名，不料于公與我等子，明示我子亦生理人也。」堪輿詳出，賀喜道：「神賜你長大等子，黃條繫腰者，是等兒子長大後，腰繫黃金帶也。」後李子陽大魁天下，父果受封金帶，夢與風水俱驗。

陳曲水為子功名祈夢。夢多人在曠野中種荊棘，惟曲水子獨將一桂樹連根種下。頃刻，枝樹長大，其子即攀援至頂。曲水恐子跌下，乃大叫一聲而醒。是年，其子登科，主考乃桂檢討也。方悟夢種桂者，應大座師也；躍樹之頂者，取中提拔之驗也。

吳舉人未中時祈夢。夢見一異怪，身長丈餘，多目多手。吳見之驚怖，不敢仰視。忽聞公大喝曰：「無恐！此乃汝發軔之具也。」遂驚覺。明年中榜，方悟夢怪多目多手者，場題乃「十日所視，十手所指」之驗也。

俞瞻白進士未第時，夢八人皆峨冠盛服，內有一女人，亦鳳冠佩服見公。公迎近甚敬，因攜俞袖與九人並立。既覺莫解其意。次年鄉場題，乃「唐虞之際」至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」遂中第十名。方悟八人中一女，應場題也；復拉立九人後，是中第十名之驗也。

舉人郎明槐，三試札闈不第，往祈一夢。夢一人指郎曰：「論汝是當今第一人。」覺來甚喜，此番必定是元了。及會試中式非元，殿試又是三甲，夢竟不驗。過數日，同門拉謝房師。薛公談及文字，皆有贊美之語，獨後謂郎曰：「賢契之論，當今可為第一。」始信神兆之靈。

王秀才年至四旬，不得觀場，齋戒祈夢。夢一人持畫一軸，與之曰：「要知前程，須觀此老翁。」王展看時，是半截姜太公圖。醒來自思曰：「吾功名無望了。若到太公之年，必須八十。」悒悒不樂。明年竟中式，因與同年孫友言及前夢。孫笑曰：「此正應年兄今年該中。太公八十始遇，兄夢半截身子，豈非四十乎？」

周進士未第時祈夢。夢見一長大人，張弓對周面連射二箭。覺來不解。

次年會試，乃張江陵主試，中周後又薦入翰林。往謝江陵，問及恭喜曾有佳兆否，周告以於墳祈夢事，正應老師貴姓，二次薦拔之意。江陵鼓掌歎曰：「于公二百年之靈爽，尚昭昭也。」

周徐二儒士同往祈夢。夢老者領一小子，過岳祠前，小子買一方泥人兒雙手捧與老者。周徐二人見這方人兒精奇，取過一看，被老者將二人擊面一掌，奪之。二人驚醒，所夢皆同，不知何應。其年，李宗師考題是「子貢方人」。皆首取入泮。「方人」應題，「擊面掌」應批首。

陳儒士年三十未進，祈夢。夢走出神祠，見一刀在地，拾起視之者三。覺來不解。其年道考題是「力不足者」，取第三名入泮，方悟「刀」字乃「力」之不足者，正應考題。

邵仰山素有膂力，原學傾銀，無大出息。有友勸其習武，因往祈夢。夢見一人，付笞帚一把，又曰：「汝既有力，此間一石臼，若掇得出外，方顯汝管得兵馬。」邵即掇出而醒。與友言別，遂往邊投兵。恰值表舅在彼為參將，因邵斬獲有功，敘提把總，不三年，得升都司。始知與笞帚一把者，官為把總也；有力掇石臼者，得舅力也。

徐江山四十無子，祈夢。夢見觀音從空而降，呼徐曰：「我知汝無兒，特來賜汝。」隨摘手中數珠一顆與之，徐雙手喜接而醒。次年，妾果生一子，草褥不育，每歎夢兆不靈。老來終於無子，親友勸其承繼，遂立長房次子，恰好名珠，方省夢中賜珠之驗。

潘吳興家富無子，祈夢。夢神曰：「汝當去面上之痣，留項上之痣，即有子也。」覺來，自思面與項並無一痣，神何教我去一留一，累日不解。聞有一友。善解啞謎，因告以神夢。其人思想半晌，答曰：「兄面上可有至親，名與表號帶『智』、『志』字者？你可遠他；或有姓項者，你當親近他，庶幾有子。」潘頓省曰：「是了，我小妾叫智女，久而不孕，分明神令我去之。」隨喚媒遣嫁。恰好媒人姓項，潘因問項媒有女否，項曰：「有二女」，遂以百金聘其長女。娶後果生一子。深謝友之妙解，並攜子拜謝神靈。

候岐山中年無子，祈夢。夢一人領候到一大田上，令其周回耕種，甚是勞力。覺來，同宿者問曰：「兄夜間叫乞力，何也？」遂告以夢，皆不解。次年生子，親友往賀，侯歎曰：「此子大來是個辛苦耕夫。」因告以神夢。一席友解曰：「不然，你竭力耕田者，用力田下，分明是生男也。」

朱靜庵為求子兆，祈夢一人提朱到東方，忽一大霹靂，隨又兩小霹靂，大驚而蘇。路遇孫友，告以夢兆之凶。孫笑曰：「恭喜！據夢當得三子。」朱曰：「何故？」孫答道：「提兄到東方震地，震為雷，為長男，連打一大兩小霹靂，應妻生一子，妾生二子。」後果驗。

陸玄明乏嗣，祈夢。夢一人曰：「你今好了。」覺來甚喜。次年，妻果有孕，懷至十二個月不產，心中惶惶，復往求夢。夢一人道：「望後二日當產。」陸煩人解，解者曰：「望後二日，乃十七也。」候至十七不產，直至下月初二方產，又是一女。始悟「好」字是女子，望後是月望後初二也。謝承源家頗富，夢求長壽。夢一人道：「明日汝見張孔目，則知其數矣。」路遇張外郎，

亦在山中歸。謝曰：「兄從何來？」張云：「荒墟種樹來。」謝曰：「種樹幾何？」張曰：「五十三株。」後謝壽果至五十三終。潘養元於祠祈壽。夢一卒持一鶴啄潘而醒，求解於人。解者曰：「兄壽止六十。」潘曰：「何故？」答曰：「鶴者，壽算也。一卒持與，卒字內加人字，乃六十也。」後果周甲而終。

姚外郎祈夢。夢神先令千里眼為姚引導，後令順風耳跟隨。覺來不解。至五十，選二尹，六十病危。偶與一友，言及前夢。友曰：「兄壽恐止矣。千里眼引導，應兄過二尹，離家千里也；順風耳隨行者，『論語』云：『六十而耳順。』兄今六旬，恐應數耳。」不兩月果卒。

江吏典少以聰敏自負，祈夢。夢縣考、府考，以至道考，出見一吏送之曰：「此路不通，通往別路是汝前程也。」醒來大喜，以為必進學了。誰知府、縣常取，到道考便無名。一日，與高友言及夢之不驗，高友曰：「何為不驗？于公明示你府縣道是三考吏，別路是汝前程，教兄走異路功名也。」江點首大悟。即納吏，考滿選官。

付養心京回，祈夢。夢一猴孫，將銅錢數萬，纏於付腰，又將一鶴與騎。付腰重不能跨鶴，被跌而醒。因與人言夢，皆稱大富之兆。後孫織造來杭，付為堂長，家私巨萬。始悟猴孫即織造姓也。

王芝、何若誠二人因家貧無聊，同往祈夢。夢神令左右將王打三十，王哀告免責，喝令起。何夢神與一塊大土，復命稱之，重六十斤。二人覺來，各言所夢，王獨不樂。後何掌千金，王亦漸富。一日，李友欲往於墳祈夢，王何沮曰：「祈他何用？我二人祈過，毫無應驗。」李問何夢？二人各言所夢。李想了一會道：「王兄打三十放起者，必至三十歲起家；何兄與土一塊，『書』云：『有土此有財。』今兄有千金，千金豈不重六十斤乎？」方賜神靈。

趙大為富不仁，同二友祈夢。夢一客背負珍珠寶貝至，趙欲以賤價強買，客畏趙，忙曰：「珍珠我不賣，寶貝憎願對分。」分畢而醒。二友聞夢賀曰：「寶貝乃貴重之物，兄不但富而且貴之兆。」後來趙漸貧困，不能度日，偶路遇二友，若不相認。趙怒與二人爭，眾皆勸問。趙曰：「我富時二人不知用我多少財物。同往祈夢，許我日後貴顯，今見我貧，便不理我。」眾問向得何夢，趙以夢告。內一人笑解曰：「那人分貝與兄，明示兄貧也。二人當日賀兄，不過奉承富；今日薄兄，不過棄嫌貧。世態炎涼，從來如此，何必爭鬧？」眾聞言，一哄而散。

一小家子日漸富饒，思欲圖一官，以光門戶。求夢，夢到廊下，見一大蜘蛛網，兜著一頂紗帽，其人將頭一湊，戴上。出門見一人將網挑醃魚一擔，其人曰：「我與你挑，何如？」答曰：「你戴了紗帽不好挑擔；你肯回轉就好。」醒來知紗帽有分，即援一吏，加納進京。將及選官，忽然患病甚危，相識勸他回家，他道：「神夢許我做官，如何因病便回？」一友解曰：「兄夢網內盛醃魚。醃魚，養也，乃妄想二字；又道你戴紗帽不好，回轉就好，明教你莫妄想紗帽的意思。」其人方悟。回家病果癒。

羅姓人求一終身夢。夢神喚羅名，令伸手來，用筆書「止此」二字於掌，醒來悲泣不已。同夢人問曰：「何夢悲切？」羅言：「神教我伸手，乃討飯之兆。」皆慰之曰：「夢是反的，未必如此應也。」後因寫得好字，以書手成家。沈嵩山好馳馬射箭，欲習武，求夢。夢神曰：「汝能騎馬。」令牽馬與沈，在丹墀上往來六次，喝令止曰：「終身事在此。」醒來，自喜必由武科發達。及三試武科不中，家甚貧窘，遂投花柳場中，與妓女作牽頭度日。偶與邵姓友言夢幻無憑，邵大笑曰：「此夢字字皆驗。神令兄騎馬往來六次者，應兄幫閒做牽頭也。牽頭，別號馬潑六。」沈聞之竦然。

吳杜二友，因婚姻祈夢。吳夢傍人將一圭笏與之，杜夢天降嫦娥與食。醒來各述所夢，杜心甚悅而吳不悅。後吳娶妻美而勤，家日豐裕；杜娶妻陋而且長，懶惰好吃，家日窘迫，常時三餐不給。杜一日過吳，見其妻美而勤，嗟歎不已。適吳之妻兄在坐，問及嗟歎之由，杜告以夢之不靈。吳之舅笑曰：「兄勿怪弟即解之。天賜嫦娥與食，婦字乃女之平常者，娥字去女合食乃餓字，想兄娶尊嫂之後，或有缺乏處也定不得。」杜聞之竦然。復問：「令親得圭何應？」答曰：「傍人與圭者，圭傍立人，乃佳字也。非得佳偶而何？」二人歎服。

劉子誠織機為業，有五口，不能自給，泣告與神曰：「小人窮民，不求富貴，但願五口不致餓死。乞賜一夢。」夢公大聲曰：「吾乃上天命司，士大夫祿籍之神。巨耐無知小民，往往以瑣屑事求吾之兆，不與，辜他來意虔誠；與之，不勝其瀆。今觀汝心甚虔，即以一元寶與之，此足汝用矣。」劉醒，拜謝而歸。至中途，偶見宋機戶正來尋他織機。自在宋家三載，得有工銀五十兩。後亦開一機，五口足食，始悟神賜元寶之靈也。

以上略舉所見所聞數則，以表于公神異，千載如生。